

從心理空間理論解析〈己亥雜詩——第五首〉的隱喻*

張榮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如何適當地了解和詮釋一首詩實非易事，因為要詮釋一首詩並非只是解析其語言詞組或了解其組成架構而已。要找出詩中蘊含的意義除了要了解詩中所運用的各種隱喻之外，還要辨析詩人運用什麼認知策略來讓隱含的意義得以探索和彰顯。本文以〈己亥雜詩〉的第五首詩為例，並以心理空間理論 (Fauconnier 1994, 1997;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為基礎來說明一首詩的隱喻詮釋方法。此外，本文認為事件框架、意象基模、心理空間等認知概念，都為本詩的隱喻理解以及詮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關鍵詞：隱喻 心理空間理論 事件框架 意象基模 己亥雜詩 龔自珍

1. 引言

中國傳統詩是凝鍊、精微的語言，短短幾句話卻可以表達豐富、深遠的意涵。也因為如此，如何解讀和分析一首詩，就成為我們不斷思索的議題。隨著詮釋學的興起，解讀作品的方法層出不窮，有者甚至過於主觀。為了避免對作品的分析流於偏頗或過度詮釋，本文嘗試使用當代認知語言學理論，為文學作品尋找一個較為客觀的解析方法。

中國古典詩發展至清中葉，最重要且集大成的詩人當屬龔自珍；龔自珍的詩作中最重要，當屬共 315 首七絕「組詩」——〈己亥雜詩〉。本文主要以清朝詩人龔自珍〈己亥雜詩〉系列中的第五首為分析文本，這首詩是屬於清代的七言絕句，要解讀這樣的詩，多數人都清楚必須先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脈絡以及作者生平等，此為最基本的工作。然而進入到詩句之間的

* 本文初稿曾在 2013 年 11 月 2 日發表於 2013 語言學門教師成果發表工作坊暨臺灣語言學學會第 8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上。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建議，並感謝黃惠華、莊敦榮與陳康寧在過程中所提供的建議和協助。

關係以及解析每一句話所涉及的意涵，實屬不易。

本文透過語言學理論的視角，指出一首抒情意味濃厚的詩，不僅有意境的無限想像，它其實還有複雜的認知結構貫穿其中，其邏輯思維緊密扣合，使用的意象層層交疊，各個意象之間互相輝映。簡單來說，詩中的每一文句都並非空穴來風，實有作者匠心獨運之處。而本文的宗旨，正是要解剖一首詩的多層意象下所包覆的內涵，為讀者提供一種能夠深入文學作品背後認知結構的分析進路。本文討論的順序如下：第一單元是引言，第二單元為理論背景介紹，第三單元則是〈己亥雜詩——第五首〉之隱喻分析，第四單元為本文結論。

2. 理論背景

本文將以心理空間理論 (mental space theory) 為基礎來分析隱喻現象，所謂的心理空間 (mental spaces) 是一種概念結構，其主要目的是用來探討語言形式背後錯綜複雜的認知過程 (Saeed 2003:364)。心理空間理論首先以現實的世界為基礎建立一個真實空間 (reality space) (Fauconnier 1994)，因為是各種不同心智運作模式的基礎，因此又稱之為基礎空間 (base space) (Fauconnier 1997:38-39)。然後，根據空間建構詞 (space builders)，另建立一個與真實空間相對的心理空間。

隱喻一般是指用另一種事物來談論某一事物，其中包括了不同領域之間的對映現象。當一個詞從某一個領域對映至另一個領域時，這個詞所引申出來的意義往往不是輸入空間 I 和 II (即來源域和目標域，亦可以說是「真實空間」與「心理空間」之關係) 中意義的總合，而是一種不同語意間互動所產生出來的新語意結構。為了掌握不同領域中的語意互動現象，Fauconnier and Turner (1996, 2002) 提出了空間融合理論 (blending theory) 來說明不同的心理空間中擁有什麼共同特徵以及產生什麼新語意結構。

在空間融合理論中，空間融合 (blending) 是一種想法整合，也可說是心理空間的整體運作，它能表現出多維空間相關成分的映射，揭示各心理空間的相互聯繫與新思維。簡而言之，最小的空間融合的運作是融合兩個輸入空間 (Input space) 產生一個融合空間 (the Blend)。這個融合空間的部分結構傳承自原先的兩個輸入空間，但也有與兩個輸入空間無關的新結構 (emergent structure)。最小的空間融合運作網絡通常包括了一個類屬空間 (Generic

space)，兩個輸入空間 (Input space I and II) 及一個融合空間。¹

為了讓讀者能了解實際的運用，筆者將先用泰戈爾下面這首詩來說明心理空間理論如何解析一首詩。

The bird-song is the echo of the morning
light back from the earth.

鳥兒的歌聲
是晨光照耀在大地上
所反射的回音。(傅一勤 2011:139)

此一詩作使用了隱喻，將鳥兒的歌聲映射到晨光，此隱喻現象可以分成兩個空間（即來源域與目標域），一個是「晨光」，另一個是「鳥兒歌聲」，這兩個不同的心理空間分別是輸入空間 I 與輸入空間 II。

要將兩個空間進行映射，需要有可以相類屬的語意項，即要有共同、相似的基礎，所以需要將詩作中對兩個空間中各自可能具有的語意項列出。在鳥兒歌聲的空間（目標域或輸入空間 II）中，可以發現的語意項為「鳥兒的歌聲」、「回音」兩項，但要產生回音需要有「反射的媒介」，透過框架理論的認知思維方式，我們可以將鳥兒歌聲當作一個框架的核心要素，那麼運用框架思維就可以誘導出其他可能包含在其中的語意項（包括文本中未提及的部分）。就鳥兒歌聲而言，回音需要媒介，透過框架理論，我們可以將回音的媒介（「山巒」）誘導出來，因為鳥兒歌聲遇到山巒的阻隔才會產生回音，故在鳥兒歌聲的框架中，山巒也包含在其中。

在來源域方面，即「晨光」的空間（輸入空間 I），在詩作中可以觀察到「晨光」、「反射的光」、「大地」三個語意項，兩個空間需要共同的基礎才可能進行隱喻映射，而晨光與鳥兒歌聲的相似之處，就在於「光」與「聲音」都是會「反射」的「事物」。所以在「類屬空間」中就可以由兩個不同輸入空間中找出其相似的特質：「事物」與「反射」，透過類屬空間，晨光與鳥兒歌聲得以進行「跨空間的映射」。

接著就在映射底下會進一步產生一個融合空間的新結構，出現鳥兒歌聲遇到山巒所產生的回音就像晨光反射在大地上的一樣的意義，最後留在融合空

¹ 有關心理空間理論運用於隱喻現象的分析，讀者可參考張榮興，黃惠華（2005, 2006）以及張榮興（2008, 2012a, 2012b）。

間中的語意項就是「鳥兒歌聲」、「大地」、「回音」，以此分析結果，可以依照心理空間理論做出圖 1 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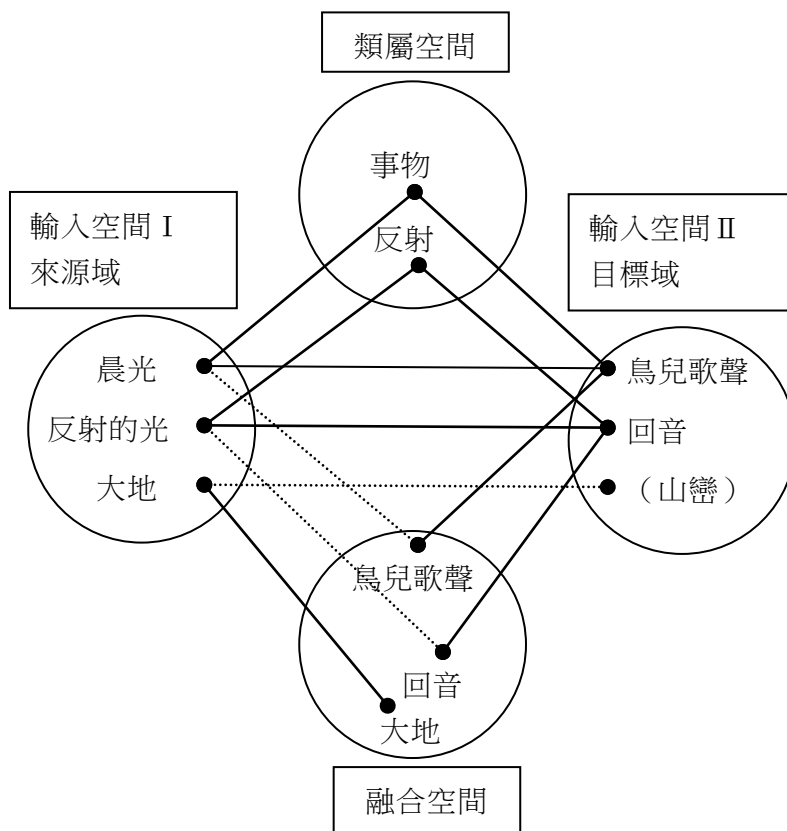


圖 1

在反射的條件底下，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一詩作中具有著「路徑」的「意象基模」(由「起點直到終點」)，因為不論是聲音或是光的反射，都必然包含著一個路徑的出發與返回。透過這首詩的分析和說明，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心理空間理論的隱喻分析方法。以下單元將以〈己亥雜詩〉系列中第五首為例，來分析這首詩的隱喻現象。

由於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詩中的隱喻現象和意義的解讀，雖然以心理空間理論為架構，但主要著重在不同心理空間的映射關係及意義解讀，因此理論中的輸入空間 I 和 II 在本文中還是以來源域和目標域加以稱呼。此外，心理空間理論近幾年也稱之為融合理論 (blending theory)，以凸顯概念的整合

現象，但因為本文所強調的是不同心理空間之間的映射關係，因此本文還是用心理空間理論的名稱。

3. 〈己亥雜詩——第五首〉之隱喻現象

本文主要以清朝詩人龔自珍〈己亥雜詩〉系列中的第五首為分析文本，希望透過認知語言學的分析，我們可以有系統地解析這首詩的隱喻結構和涵義。因為詩本身是精鍊的語言藝術，故需要當時的文化、社會背景等要素來當作理解的語境脈絡，至於「知人論事」更是不能錯過，因此在分析這首詩之前，筆者將先對此詩的作者、時間和背景做扼要的介紹。

龔自珍 (1792-1841)，生於乾隆 57 年，卒於道光 21 年。自幼精通經史詩文，然科舉之路並不順遂，27 歲始中舉人，38 歲始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禮部主客司主事等。他具有強烈的改革與報國心，後因常揭時弊，屢遭權貴厭惡，又因忤逆長官，於 48 歲（1839，道光十九年己亥）四月二十三日，憤而辭官，離開京師（郭延禮 1987:186）。

己亥這一年，是龔自珍人生的轉捩點，他在京師當任禮部官員近 20 年，力圖改革，勇於批評，卻無奈在這一年辭官南返。此趟出都，經淮浦、揚州、鎮江、江陰、蘇州、杭州、順河、曲阜等地，途中歷事遇物，觸景傷情，仍不忘報國為民之心。如他五月到淮浦，夜聞運河船夫的拉纖聲，想到自己曾擔任糜太倉粟，不禁滂沱落淚；十月在順河遇到黃河淺阻，對河運的交通造成影響，而他對此事記掛於心，十月中旬到蘇銅山縣，見有大泉縣出，認為此泉水可「濟運」，速報負責運河事務之官員。同時，這一年的辭官出都，也讓龔自珍能夠返回自己的家鄉杭州，他於 1826 年（道光六年）居住北京後，14 年未曾返家。旅途中，也重新與許多年不見的親朋相聚，然世事變化無常，這十多年來，也有不少親朋離世，讓龔自珍無限感懷。己亥是龔自珍著作甚豐的一年，著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送徐鐵孫序》、《病梅館記》、《曹向志碣》等，其中《己亥雜詩》315 首就是在這一年完成的（郭延禮 1987:186-199），詩中的內容，與龔自珍在這一年所經歷的事情密切相關。本文所分析的〈己亥雜詩——第五首〉相傳就是當時辭官所做，可知此詩作於詩人離開官場，正值悲憤滿懷之時。²

² 劉逸生 (1990:3) 在選注這首詩時說道：「此詩寫於道光十九年 (1839) 四月間，時在北京外，他強烈感到從此再也不能回到京城了。但又宣稱，雖然辭了官，仍然抱著一腔熱情，要繼續為社會盡一分責任。」

〈己亥雜詩——第五首〉

浩蕩離愁白日斜，
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劉逸生 1990:3)

翻譯：浩浩蕩蕩的離別愁緒向著日落西斜的遠處延伸，馬鞭向東舉起這一起身，從此就是天涯海角了。從枝頭上掉下來的落花，它不是無情之物，化成了泥土，還能起著培育下一代的作用。

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後代人朗朗上口，但常被用來描述男女愛情，事實上，此詩是龔自珍在晚清辭官之後離開京城，投身教育的心情，前兩句講離開京師的心情，後兩句借用落花來說明自己並非自此消去報國意志，而是以教育的方式來培養國家的根本（即下一代）。

由於〈己亥雜詩——第五首〉主要是在描述作者辭官時的心情與轉折，在隱喻映射的分析中，目標域主要是根據當時作者所處的境遇，即作者辭官而產生出的「官場空間」。其他各個在詩中提起的來源域，爭相提供了不同的線索來展示作者的隱喻意圖。分析來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跨空間映射現象，重要之處即是找出兩者的類屬之處，如此映射過程與解讀才有跡可尋，而不是臆測與單純的賞析。分析古詩的難度就在於，詩作是一極度精鍊的文學形式，對於作者創作時的心態與背景要有所瞭解，才能較精確的掌握不同心理空間之間的映射關係。

詩中運用三個來源域來建構一個因作者辭官所體會出的「官場空間」，這幾個來源域分別為：(一)是第一句夕陽日落事件所引起的「太陽空間」(白日斜)，用太陽西沈、日落西山，從光明到黑暗的方式，比喻作者從有官職到決定辭官的唏噓心情；(二)是第二句描述天涯相隔所產生的「旅人空間」(即天涯)，用天涯的遠距離，來比喻作者辭官離開後將遠離官場的決心；(三)是末兩句描述花開花落的「花朵空間」(落紅、花)，以此比喻作者辭官回鄉後的作為與心情。

在目標域中，作者因辭官所帶出之「官場空間」中的語意項，包括「作者本人」，還有官場所在的「朝廷」，還有因為「官場聲勢」強弱所區分出來的各個時期，包括「嶄露頭角」、「受重用」、「去職(失勢)」的接續狀態，以及原本當官之地的「京師」、歸隱後回去的「家鄉」，且回鄉後的「教育行為」

都是事件的一環。

在夕陽日落的事件引起的「太陽空間」中，除了包括「太陽」，以及日落時的「傍晚」，還有接之而來的「夜晚」（一天的結束）外，白天太陽的一整個運作都需要考慮在內，這也是在框架思維下分析所必須注意的一點。從太陽升起經過的早上、中午、傍晚（黃昏）、夜晚都代表著太陽出現在天空中的不同位置，所以整個太陽空間包含了以下的語意項：「太陽」、「天空位置」、「早上」、「中午」、「傍晚」，而在古時因日常生活不像今日有電可照明，故主要的事務幾乎都必須在白天進行，日落可說是白天工作的完結，即是指「一段時間」的結束，而一般我們在說一個人的狀態「如日中天」的時候（中午），就是用太陽在中午時強烈的熱度與光芒，來比喻「人」的權力、健康等都是狀態極佳；而「遲暮之年」、「日薄西山」就是用太陽將要下山來比喻人年事已高，或病重而來日無多，由此可知太陽與人的隱喻映射關係，在日常用語中處處可見。

在此詩中出現的「太陽空間」對應上「官場空間」時，「太陽」就變成了「作者」（龔自珍）；「天空位置」的起落即象徵著「官場聲勢」的大小；「早上」、「中午」、「傍晚」、「晚上」藉由太陽在天空中不同位置產生的時間，比喻作者在官場中「嶄露頭角」、「受重用」、「去職（失勢）」之狀態，太陽空間與官場空間的語意項之映射關係，如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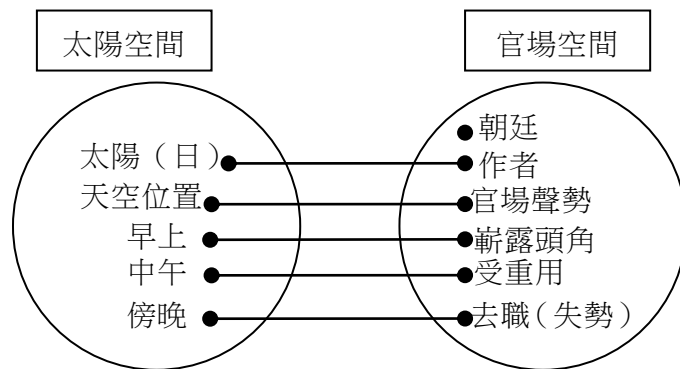


圖 2

在詩的第二句作者比擬離去京師而回家鄉，故意說京師有如天涯海角，比喻從此不再回到京師，「天涯海角」的事件引起了一個「旅人空間」，因為離開京師的作者，是進行一個時空移動往家鄉而去，故可以把理解為一個旅人。有趣的是這一旅人空間竟也可以對應到作者的官場空間。為何如此說？

因為作者之所以會覺得京師是天涯，是因為他已經辭官不再回到這一朝廷「官場」，這一天涯比喻的是作者去職的心理狀態，相對的在去職之前，若覺得於官場中如魚得水，不只是空間上的相近，在心理情緒上也會對此處覺得親近，作者在此藉由實際空間的移動來說明其情緒的轉變。在旅人空間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幾個語意項：「旅人」、「距離自己的遠近」、「遠」之處（天涯）、「近」之處，對應到官場空間，「旅人」即「作者」；「距離自己的遠近」象徵著在「官場的聲勢」，若聲勢強自己也會覺得對一官場親切與得心應手，反之亦然；由上可知「遠之處」當然指「去職」的狀況，「近之處」就是受重用的時刻。「太陽空間」、「旅人空間」與「官場空間」之間的映射關係，可用圖 3 來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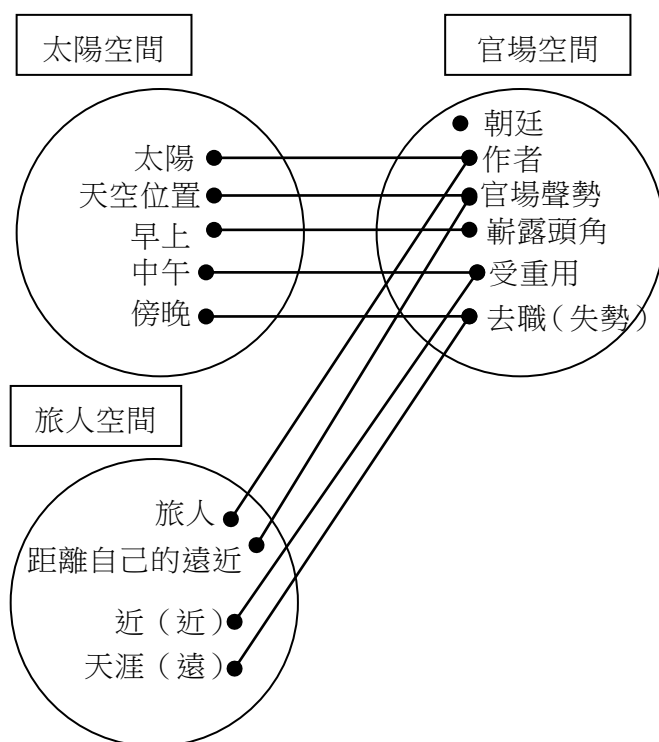


圖 3

在詩的一二句中除了可以看見這三個心理空間的映射之外，「太陽空間」與「旅人空間」還隱含著「路徑基模」的認知概念。上面的分析主要以句中名詞所帶出的框架來進行解析，但若更仔細在每句話中去尋找，會發現詩人在語言意義與形式上的使用更為精細，如果以路徑基模的角度來重新分析，

會更有斬獲。路徑基模即是從我們身體移動的經驗所轉化而來的，我們每次身體的移動都會涉及四個基本要素：移動的起點和終點，同時也包含了連接起點和終點的路徑，以及移動的方向，在第一句「浩蕩離愁白日斜」中，除了原本解析過的「太陽空間」對應的「官場空間」各部分的映射情況外，「太陽運行」的軌跡就是一種路徑基模的展示，日出之時為「起點」，太陽在天空中隨時間移動的過程是「路徑」，落日的時刻是「終點」，並且是「由東向西」移動，對應到辭官事件，更可以呈現出一個當官者的官場生涯的起與落。

而詩中第一句「浩蕩」與「離愁」的結合，一樣對應著辭官事件中的情緒要素，並且也隱含著路徑基模的認知概念。「浩蕩」在其原意中描述的是「江水波浪壯闊」的動態景況，所以可以說「浩蕩」這個詞帶出了大江的「江流」框架，其中包含著「源頭」、「江流路徑」、「流向」與「終點」等，映射到辭官事件中的詩人因為歸鄉對京師產生「離愁」的感觸和心情。在江流的事件框架中，可知江流事件中的各語意項可以對應到辭官所引起的離愁事件框架中，「源頭」可以說是詩人因為辭官而產生「無限感傷」的起因，正因為離愁的源頭綿綿不絕，滾滾而來，以致於「浩蕩」，而「流動的江水」就映射著詩人「流動雜亂的思緒」，「流向」彷彿就是指詩人立下決心「離去的方向」，而終點就是「歸去的家鄉」。詩人將因辭官而歸鄉像江水般波濤洶湧、源源不絕的離愁思緒，巧妙地蘊含於此詩句中。

配合江水不會回頭的特質，其實也映射著詩人辭官離去的堅定情緒，若說夕陽西下框架是時間向度上的不回頭，而江水框架則是空間向度上的不回頭，兩者都對應著辭官事件中詩人歸鄉的決心。

詩的第二句「吟鞭東指即天涯」，一樣包含了路徑基模，離去京師到歸鄉，包含著「起點」、「路徑」、「方向」、「終點」的空間概念，以具體空間的距離來表達心裡遠離官場生活的態度和決心。

其實在夕陽西下的框架中，方位也是一重要的分析之處，因為我們知道詩人使用白日「斜」，其實就是講著夕陽「西下」，所以可以知道詩人在此句中埋下了西邊的方位，而在下一句「吟鞭東指即天涯」之中就和上句相對使用了「東」的方位，形成一種反義的詞彙關係，且若連結上辭官事件框架，可以知道詩人是在西與東之間移動，並且「天涯海角」框架，就因為「西東相對不會重疊」的方位概念被誘導出來。且夕陽西下（時間性不回頭）與江水流逝（空間性不回頭）其實就已經暗藏著：就線性時間來說，起始處與終點處無法相疊的意涵，所以詩人使用「天涯海角」亦是映射著這一個「不可

能會相遇合」的文章結構線索，意味著詩人本身在有生之年不會再回到舊有的為官之所。

在最末兩句的花開花落事件所引起的「花朵空間」中，可分析出此一空間的各種語意項：包括花（可指「整株植物」或「花朵」），以及由「花開的狀態」區分出的「初開的花」、「盛開的花」、「凋落的花」。「花」在中文中常指稱女人的樣貌或是姿態，如「牡丹花下死」、「花枝招展」等，男性方面也有以梅、菊比喻自我為君子的隱喻方式，所以花也是比喻人狀態的一個常用媒介，「花（朵）」因為是植物最美好燦爛的部分，所以被拿來作為人行為、容貌、事業、品格上有極好發展的比喻。

以此將「花朵空間」與「官場空間」對應，可以得出的分析如下：官場所在的整個「朝廷」組織就猶如「整株植物」；作者在其中的「官場聲勢」之大小，象徵著「花開的狀態」之不同階段；「初開的花」即是作者剛在官場「嶄露頭角」之時，而「盛開的花」就是作者受到相對「重用」的階段，「凋落的花」（落紅）即為作者離開「去職」的象徵。而這一花開花落的歷程，被作者比喻為自己在官場的起落，作者辭官離去，可以說落紅（落花）即是作者自己的寫照；而整棵植物就象徵著國家體制（朝廷），落下的花離開了整棵植物，辭去官職的人也等於是離開國家體制，如圖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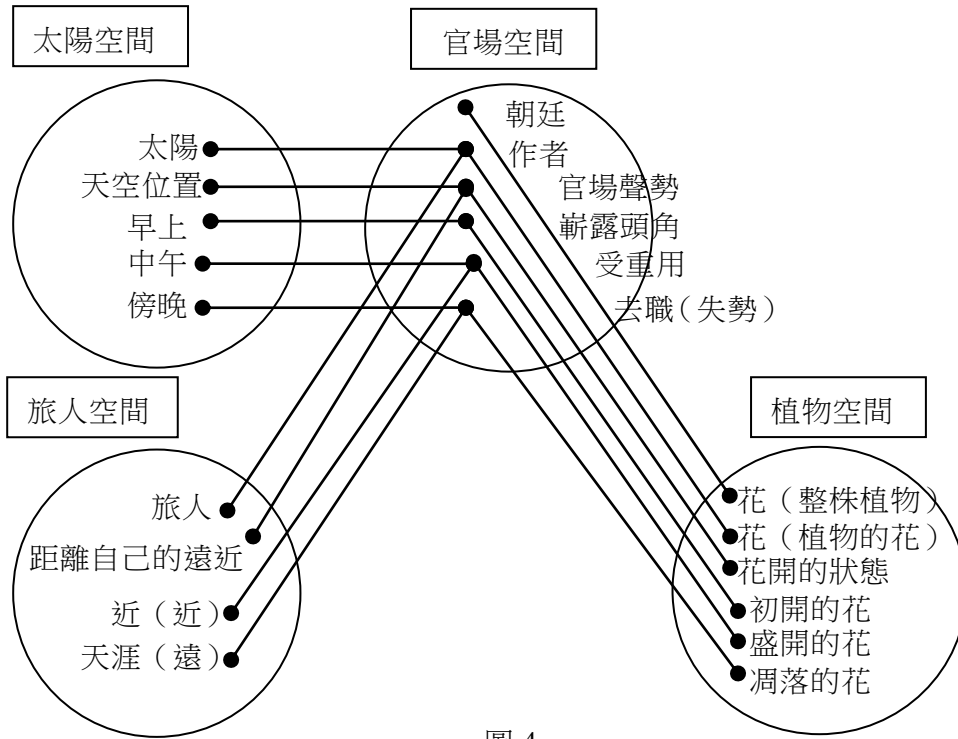


圖 4

傳統「落葉歸根」的思維是指一個人到老年或退休時，回到自己家鄉的狀態，而作者藉由「落紅歸根」化做養分重新滋養植物本體的思考，蘊含著自己回鄉教育下一代，其實就是為了繼續幫助國家培養更多人才，即從事教職乃是用另一種方式回饋國家，讓下一代更有機會成為官場中綻放的「花朵」，使國家有更多優秀的為官人才。此種將自己比喻為養分以滋養下一代的隱喻方法，在今日的文學作品中也常見，有如作家郝譽翔描述自己懷孕的過程，將孕育的子女視為花朵，而將自己的血肉作為土壤，讓花得以生根發芽，並綻放出美麗的花朵：

……而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彷彿第一次察覺到，自己體內的賀爾蒙正在發生某種奇妙的變化。我還沒預想到，從此以後我將會踏上一段無法預知的生命旅程，而那旅程將比起我這輩子所有的旅行都要驚險得多：我的身體將要經歷最為劇烈的撕扯，膨脹，並且以自己的血肉作為土壤，好讓另一個新的生命於此生根發芽。而我體內一向禁閉沉睡的某個區塊；

也將從此開啟；如同一朵花在原本一無所有的黑夜；在泥石流猛烈沖刷過後的大地；綻放。

（〈生命〉／郝譽翔，聯合報 2014 年 3 月 16 日）

文中郝譽翔將自己懷孕的身體比擬為涵養花朵的土地，土地映射到自己的身體，植物花朵映射到嬰兒，把自己懷孕的事件聯繫到土地涵養植物花朵上，這也與龔自珍將自己回鄉的教育行為比喻為供給養分以培養下一代的譬喻手法是一樣的。

在「教育就是種植植物」的概念隱喻中，教育框架中有著「教育者」、「被教育者」、「知識傳遞」幾個語意項，而對應到種植植物的框架，教育者映射到「供給養分者」；被教育者對應到「植物」；「知識」即是「養分」，有趣的是在本詩中供給養分者變成了曾為植物部分的「落花」，我們知道教育者當然就是指詩的作者、被教育者是下一代，而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古代接受教育通常就是為了在國家體制中謀得官職，所以這一教育體制在當時是與官僚體制相連結的，所以這一植物的概念隱喻連結上教育並與國家體制相聯繫，這是中國獨特的文化社會使然。

在詩的三、四句之處，點出了花朵與詩的作者對「有情無情」的看法。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國家的為官體制是整株植物，因此花朵落下就成了比喻作者離開官場。然而，這一去職對詩的作者來說並非是對國家失望而逃避退隱，非一般人以為自己已經是「無情」於「國家」，所以作者用「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來為自己說明。落紅化為春泥（肥料），更可以養護整株植物，就如同作者回鄉從事教育工作以培育下一代人才，有了優秀的人才，國家能有賢官繼續為國服務，讓整個國家體制更加完善。由此看來，落紅（去職的作者）反而是「有情」的。³圖 5 為〈己亥雜詩——第五首〉完整的隱喻映射結構。

³ 誠如審查人所指出的，本詩後半部的三、四兩行其實牽涉一般人所相信的「信仰空間」與詩人想要點出的「詩旨空間」的落差，而且詩人也擬藉由點出這種落差來喚醒世人一個人的告老還鄉，就像一朵紅花凋謝落地一樣，絕不是人一生的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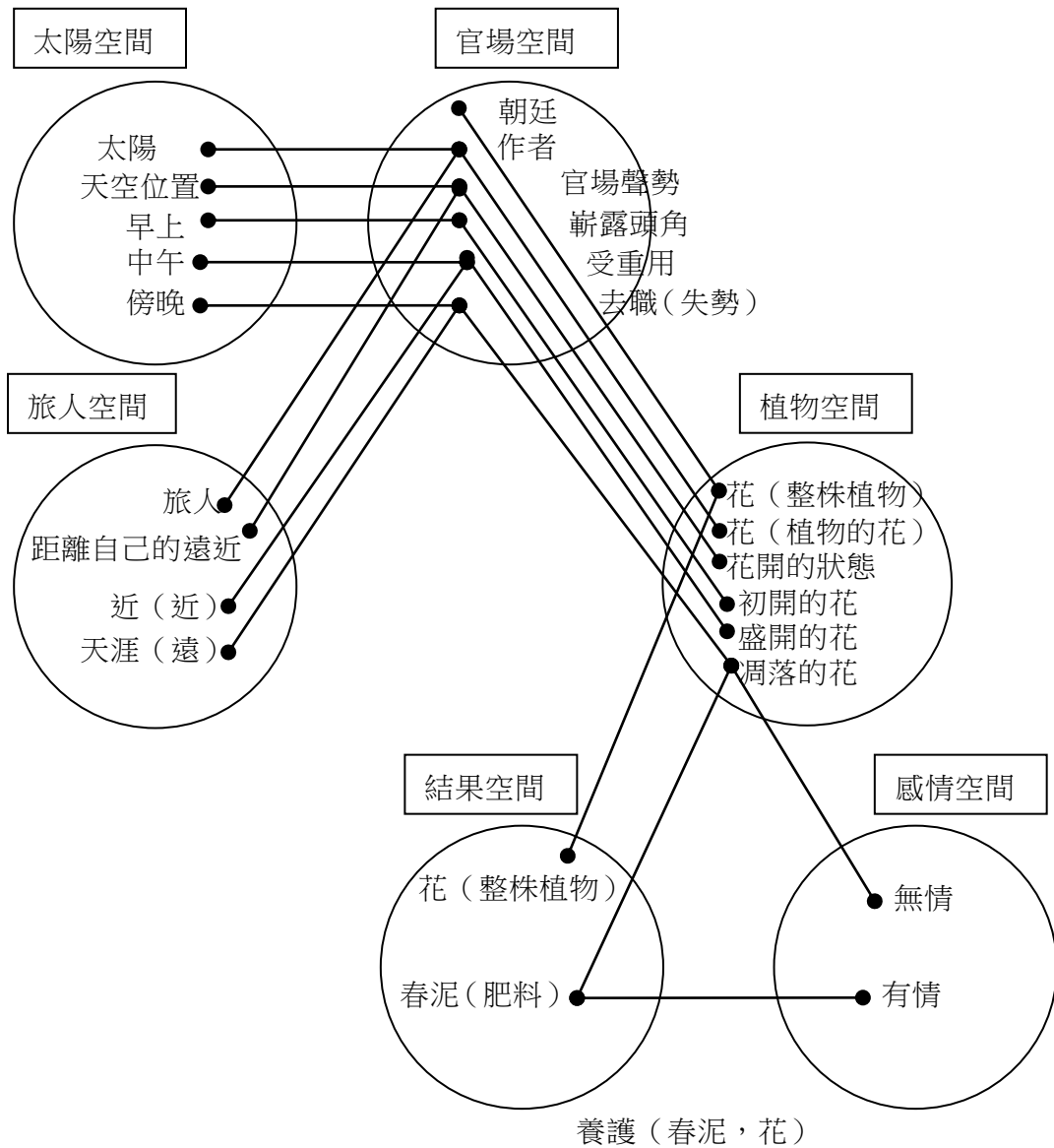


圖 5

此外，這首詩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對整首詩的隱喻理解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在最後兩句的植物隱喻中，原本皆出現類似前兩句所展示出的路徑基模後，但最後卻轉了個彎將看似直線的路徑變成了「循環基模」：循環基模的身體經驗與我們身體器官的運作息息相關，如心跳、呼吸、消化、循環等，也與日常生活中的晝夜、季節替換、植物的成長週期（花開花落）

等相關。植物的成長週期展示著一種「循環」，因為植物生長「開花」，然後「花落」至泥土腐爛後又成為植物的養分被重新吸收，如圖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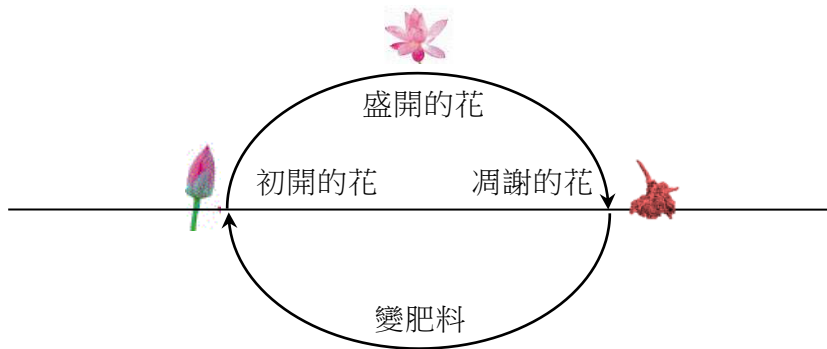


圖 6

由於教育者映射到「供給養分者」；被教育者對應到「植物」；「知識」即是「養分」，龔自珍將自己離開官場比喻成凋落的花，並進一步將化作春泥比喻成培育下一代知識的教育者，讓下一代有機會到京師擔任官職，貢獻國家，因此形成植物的循環基模。由於「花」對應到「官場」，因此花的「循環」認知概念，也將連帶影響到詩中前二句的基模，將原本的路徑基模擴展成循環基模。例如在第一句「白日斜」之中，雖說是象徵一天的終結時刻，但我們知道時間繼續流動下去會形成一個「白日→夜晚→白日……」的時間循環基模，透露出詩人早就預示著他將用「另一種方式」報效國家，將原本的時間擴展成循環概念，如圖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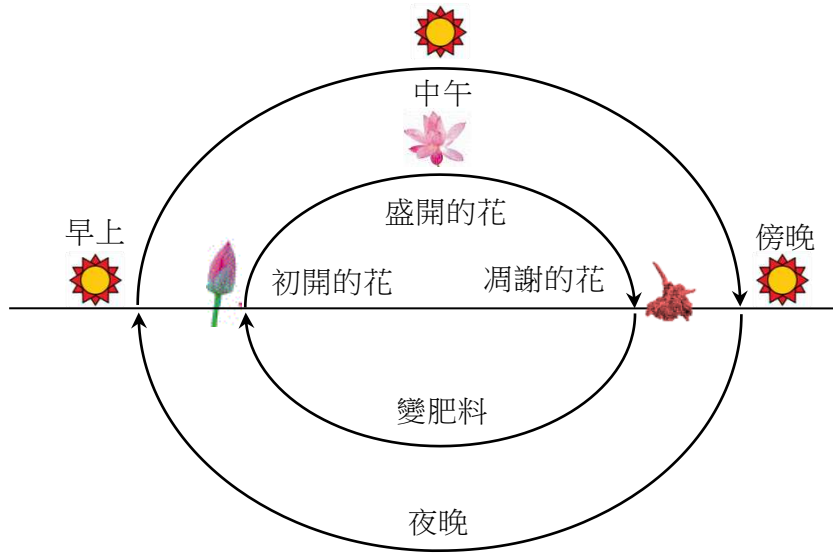


圖 7

此外，詩中第二句的「天涯」原本是暗含將遠離到他處不再回京師的概念，然而在作者回鄉教育後，其教育出的人才種子又將回到京師，因此將原本空間的路徑基模轉變成循環基模，如圖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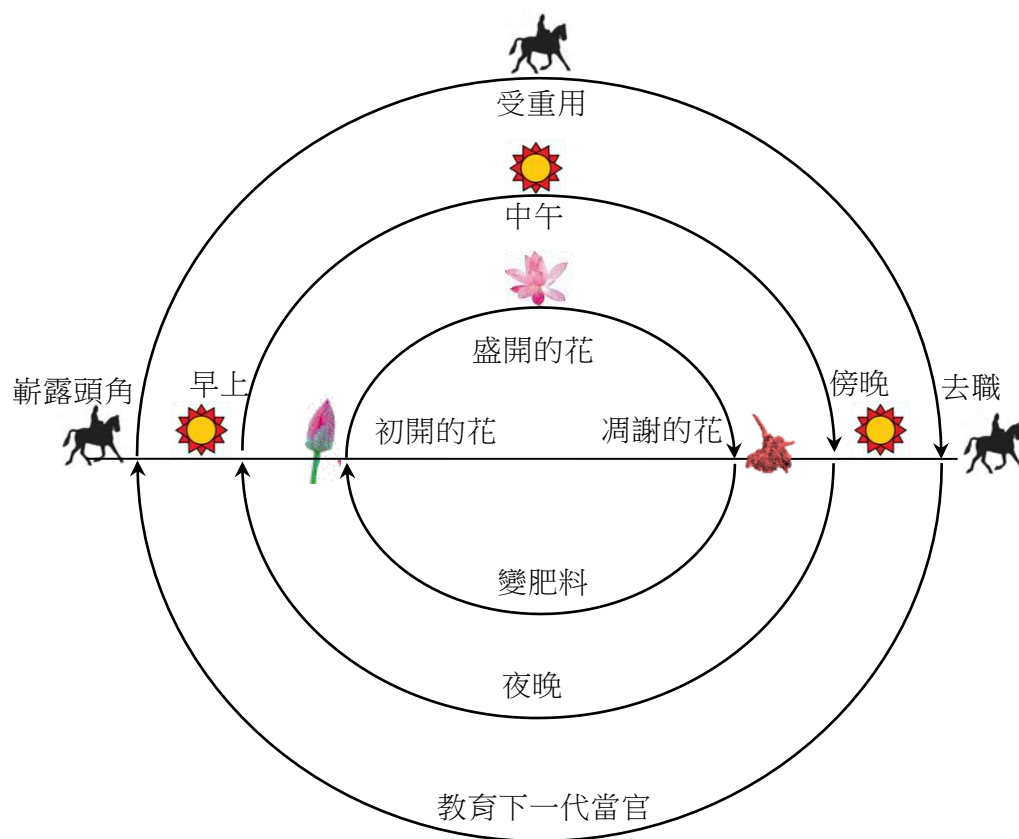


圖 8

整首詩在「化做春泥更護花」的「植物循環」中，引出了第一句的「時間循環」，接著又引出第二句的「空間循環」，將龔自珍將回鄉教育下一代，然後讓下一代有機會繼續回京師當官的涵義，很巧妙的隱藏在層層相疊的循環基模骨架中。

自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理念以來，即奠定中國文人儒士在政治上的出處進退原則，如：學而優則仕，道之不行則去，退而脩詩書禮樂、與弟子講學的「學習、任官、教育」之循環結構。漢代的獨尊儒術更確立了儒學文官政治的大方向，到隋唐開始科舉取士直至清末，這種學習、任官、教育的儒學傳統模型始終無間斷，就跟龔自珍詩中的模式相似，看得出中國政治與教育交纏的特質。

總之，透過認知語言學的意象基模和隱喻的理論分析，我們得以觀察到

〈己亥雜詩——第五首〉詩中雖然錯綜複雜但卻極具系統性的認知結構，我們也同時觀察到詩中意象基模的擴展與轉換以及這個轉換過程中所帶來的涵義和意義轉變，這些解析同時也說明了為何詩是結構緊密、意義深遠的作品。

4. 結論

詩，是一種「濃縮精華」的語言，解析一首詩，就像一個「釋放」的過程，讓其精華一一地浮現出來，令人聞其香而陶醉其中。對於賞詩的初學者而言，很可能只要求白話文解釋而已。然而，即便想要深入詩內涵的人，也很可能只是著重在找尋隱藏在詩詞骨架中的涵義，而忽略了整首詩的認知結構。正如黃煜文 (2014:25) 所指出的，「研究文學的學生最常犯的錯誤，就是他們直接探求詩或小說說了什麼，而忽略了詩或小說用什麼方式來說」。

本文採用認知語言學的心理空間理論來分析〈己亥雜詩——第五首〉的隱喻，嘗試提供另一種有助於讀者理解詩的方法，更整體且有系統地呈現詩中的隱喻現象，以避免落入過度主觀的臆測和詮釋。透過理論的解析，我們得以具體呈現出幾個共同交織的心理空間，包括「官場」、「太陽」、「植物」、「旅人」等等，這些心理空間中的語意項，又與包含在太陽西斜、騎馬西行、花落等概念中的意象基模相互作用，彼此襯托出作者龔自珍的心情和情感，而這些意象正好也是作者所要強化的詩中主題，這些認知概念，對詩中隱喻的閱讀和理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引用文獻

- Fauconnier, Gilles.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illes.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6.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ed. by Adele E. Goldberg, 113-130. Stanford: CSLI.
-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aeed, John I. 2003.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泰戈爾。1916。《漂鳥集：新譯泰戈爾詩集》，傅一勤（譯）。2011。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Tagore, Rabindranath. 1916. *Stray Birds*, translated by Yi-chin Fu. 2011. Taipei: Bookman Books Ltd.]
- 泰瑞·伊格頓。2013。《如何閱讀文學》，黃煜文（譯）。2014。臺北：商周出版。[Eagleton, Terry. 2013. *How to Read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Yuwen Huang. 2014. Taipei: Business Weekly.]
- 郝譽翔。2014年3月16日。〈生命〉，《聯合報·聯副》。[Hao, Yu-hsiang. 2014, March 16. Life. *United Daily News*.]
- 張榮興。2008。〈華語篇章中的攝取角度〉，《華語文教學研究》，第5卷第2期，47-67。[Chang, Jung-hsing. 2008.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discours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5.2:47-67.]
- 張榮興。2012a。〈心理空間理論與《莊子》「用」的隱喻〉，《語言暨語言學》，第13卷第5期，999-1027。[Chang, Jung-hsing. 2012a.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the relation of metaphors to 'usefulness' in Zhuangz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5:999-1027.]
- 張榮興。2012b。〈從心理空間理論解讀古代「多重來源單一目標投射」篇章中的隱喻〉，《華語文教學研究》，第9卷第1期，1-22。[Chang, Jung-hsing. 2012b.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the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classical Chinese discourse with multiple source domain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9.1:1-22.]
- 張榮興、黃惠華。2005。〈心理空間理論與「梁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究〉，《語言暨語言學》，第6卷第4期，681-705。[Chang, Jung-hsing, and Hui-hua Hwang. 2005. Mental Spaces Theory and metaphors in Butterfly Lov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681-705.]
- 張榮興、黃惠華。2006。〈從心理空間理論看「最短篇」小說中之隱喻〉，《華語文教學研究》，第3卷第1期，117-133。[Chang, Jung-hsing, and Hui-hua Hwang. 2006. Metaphors in the shortest stor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s Theory.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3.1:117-133.]
- 郭延禮。1987。《龔自珍年譜》。山東：齊魯書社。[Guo, Yanli. 1987. *The Chronicle of Zizhen Gong's Life*. Shandong: Qilu Press.]
- 劉逸生。1990。《龔自珍詩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Liu, Yisheng. 1990. *Poem Collection of Zizhen Gong*.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從心理空間理論解析〈己亥雜詩——第五首〉的隱喻

[審查：2016.6.21 修改：2016.8.12 接受：2016.8.17]

張榮興

Jung-hsing CHANG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62102, Taiw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Lngjhc@gmail.com

Analyzing the Metaphors in the Fifth Poem of *Miscellaneous Poems of the Year Jihai* Based on Mental Space Theory

Jung-hsing CH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o properly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metaphors of a poem is never easy since it is not a mere result of understanding the linguistic constituents or structures of the poem. To find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of the poem involves a complex process of figuring out what metaphors the poem uses, and identifying what cognitive strategies the poet uses to make that connotative meaning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fifth poem from the book *Miscellaneous Poems of the Year Jihai* as example to decipher the profound metaphoric meanings of the poem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 Theory (Fauconnier 1994, 1997;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In this pape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cognitive concepts such as event frames, image schemas, mental spaces, etc. all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em.

Keywords: metaphor, mental space theory, event frame, image schemas,
Miscellaneous Poems of the Year Jihai, Zizhen Gong